

反身领属与强化的类型学考察^{*}

叶婧婷

(莱比锡大学 语言学系, 莱比锡 04109)

摘要:本文考察了65种世界语言中饰名强化形式、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形式、反身形式以及反身领属形式的跨语言分布,使用语义地图分析四种功能之间的关系,发现以下跨语言共性:反身领属与强化形式的关联度高,高于其与反身形式的关联度。反身领属跨语言共性主要有两个动因,一方面是由于反身领属和强化在功能上相通,另一方面是由于新格赖斯主义言语交际语用准则的作用。

关键词:反身领属;强化;语义地图;跨语言共性

Co-referential Possessors and Intensifiers in World's Languag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YE Jingting

(Institute für Linguistik, Leipzig University, Leipzig 04109, Germany)

Abstract: Based on a sample of 65 world's languages, this study tries to reveal the hidde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ferential possessors and intensifiers by virtue of the semantic map model. It finds the cross-linguistic tendency that co-referential possessor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the same form as intensifiers instead of reflexives.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ain this cross-linguistic tendency in terms of the principles of Neo-Gricean Pragmatics.

Key words: co-referential possessor; intensifier; semantic map; cross-linguistic tendency

1. 引言

类型学研究发现,语言中的反身形式(reflexive)和强化形式(intensifier)在共时和历时层面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Schladt 2000; König & Siemund 2000; König & Siemund 2005; König & Gast 2006等)。根据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König & Siemund 2005)对168种语言的统计,超过半数的语言反身和强化的形式相同。“反身”与“强化”同形,被一些学者看作反身代词的特征。然而,“强化”本身是一个异质的概念,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未必都使用同一形式来表达。König & Siemund(2005)所涉及的“强化”包括两种类型:饰名型强化成分(adnominal intensifier)和副词性强化成分(adverbial intensifier),前者位于名词短语中,后者作为动词附加语出现在动词短语中。

反身词在生成语言学的框架下曾于国内外展开过精彩而深入的探讨(Faltz 1977; Pica 1987; 程

^{*} 本文初稿曾在“首届跨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2016年9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上宣读,承蒙金立鑫、吴建明等先生的指教。文章修改过程中,陈振宇、盛益民等师友曾提出宝贵意见,一并致谢。感谢《外国语》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文章若有错谬之处,均由作者承担。

工 1994, 1999; 胡建华、潘海华 2002 等), 却鲜有在类型学框架下对“反身领属”的研究。主要原因在于, 英语、德语等语言使用形容词来表达“反身领属”, 而这个形式通常与反身或强化形式没有关联。由于在许多欧洲语言中形式上不相关, “反身领属”常被视作和反身、强化不相关的一个特殊类别 (König & Gast 2006: 225)。以往的研究中有两个关于“反身领属”的共性假设, 一是 Faltz (1977) 提出的复合反身词没有反身领属形式; 二是 Haspelmath (2008) 提出的跨语言共性: 一种语言中领属语位置上使用反身形式蕴含了该语言中宾语位置也存在反身形式。

但是, 这些研究都没有关注反身领属与强化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考察反身领属与强化、反身等功能之间的关系, 以来自 26 个不同语系的 65 种语言作为研究样本, 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反身领属”的跨语言共性: 如果一种语言中反身领属与反身形式相同, 则该语言的强化形式也倾向于与反身领属形式同形。此共性揭示了反身领属语与强化词之间的隐性关联。此外, 本文将运用语义地图模型来探究反身和强化范畴中分布最广的四种功能类型之间的关系, 并探求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因。本文涉及的语言样本部分取自 Gast *et al.* (2007), 部分语言材料来源于参考语法。

2. “比较概念”和反身领属的跨语言共性

Haspelmath (2010) 区分了“比较概念 (comparative concepts)”和“描写范畴 (descriptive categories)”, 前者用于类型学研究, 后者用于语言描写。“比较概念”是进行跨语言比较的基础。

世界语言中的反身和强化形式千差万别, 要进行类型学比较, 探求反身强化范畴的全貌, 首先需要定义以下与之相关的比较概念: 反身词、饰名强化词、施动者指向型强化词、反身领属语。下面对这些比较概念的定义主要参照 König & Gast (2006)、Gast & Siemund (2006)。

(1) 比较概念

a. 反身词 (reflexive): 语言中用于宾语位置, 与主语同指的成分, 主要表示动作反作用于自身。例如, 汉语中“张三打了自己”, “自己”就是反身词。

b. 饰名强化词 (adnominal intensifier): 名词短语内部, 与代词或名词并置, 其主要作用是将某个指称从背景中识别出来, 并排除背景中其他可能的选项。例如, “*The president himself* (总统自己)”中, “*himself*”为“饰名强化词”。

c. 施动者指向型强化词 (actor-orientated intensifier)^①: 作为副词性成分出现在句子中, 将某个指称从背景中识别为施动者, 具有排除其他可能选项的功能。例如, “张三打算自己去北京”中, “自己”就是施动者指向性的强化词, 其作用在于将“张三”指定为施动者, 并将之从背景中识别出来。

d. 反身领属语^②: 位于宾语内部的领属语位置的成分, 其功能在于确定领有者与主语同指。例如, 汉语中“自己的书”, 英语中“*his own book*”, 德语中“*sein eigenes Buch* (他自己的书)”。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涉及的“反身领属语”不包括由人称代词充当的领属语。语言中常使用人称代词的领属形式来表示与主语同指的领属语, 例如, 在汉语中, 既可以说“他喜欢自己的猫”, 也可以说“他喜欢他的猫”; 相应地, 在英语中, 既可以说“*He likes his cat.*”, 也可以说“*He likes his own cat.*”。本文所说的“反身领属语”指的是像汉语中“自己的”和英语中“*his own*”这一类的成分, 它们的作用在于避免歧义, 将“与主语同指”作为唯一解读。语言中仅使用人称代词作领属语

^① König & Gast (2006) 将之称作“副词性排除式 (adverbial exclusive)”, 但这不能体现其与“饰名强化词”的区分。Gast & Siemund (2006) 称之为“施动者指向型强化”, 并具体分析了其饰名强化的区别。

^② König & Gast (2006) 将“反身领属语”称为修饰性强化词 (attributive intensifier)。但实际上他们所说的“修饰类”仅包括领属成分, 因此笔者将之改为“反身领属语”。

时,不是专门为“同指”编码,本文不涉及这一类兼表同指的领属语。

此外,还有两种分布较窄的“强化”用法:“副词性包括式用法(adverbial inclusive use)”“量阶强化用法(scalar additive use)”。前者的意义相当于汉语中的“也”,后者的意义相对于汉语中的“甚至”。据笔者考察,这两种用法与反身领属无关,且这两种用法仅分布在很少的语言中,属于比较特殊的现象。本文暂不讨论这两种强化用法。

上述四种类型的反身或强化成分,除了反身词是论元性的之外,其余均为非论元性的。虽然四者在语言中句法位置也不相同,却有可能用同一种形式来表达四种功能,例如汉语。下面再举一个爱尔兰盖尔语(Irish Gaelic)的例子。

(2) 爱尔兰盖尔语(Gast *et al.* 2007, Nolan 2001)

- a. *is minic Max ag caint leis féin*
COP 经常 马克斯 在 说话 和 自己
“马克斯经常和自己说话。” (反身)
- b. *bhí an gleann féin uaigneach*
COP. 过去时 ART 峡谷 自己 寂寞
“峡谷自己曾经很寂寞。” (饰名强化)
- c. *osclaím féin mo chuid litreacha i gcónaí*
打开. 1SG 自己 1SG. GEN 一份 信 总是
“我总是自己打开我的信。” (施动者指向型强化)
- d. *tá m'eochair féin agam*
COP 我的钥匙 自己 在-我
“我有我自己的钥匙。” (反身领属)

上例中 a~d 四个句子使用“*féin*”这一形式来表达反身、饰名强化、施动者指向强化、反身领属四种意义。当然,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使用完全相同的形式来表达这四类意义。

在笔者所考察的 65 种世界语言中,根据四种功能在不同语言中的分布,主要的语言类型总结为表 1:

表 1 反身强化功能的主要类型^③

语言类型	语言数量	饰名强化	施动者指向型强化	反身	反身领属	语言样例
(一)	17	A	A	B	A	西格陵兰语、斯瓦西里语等
(二)	13	A	A	B	C	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三)	11	A	A	A	A	汉语、盖尔语
(四)	7	A	A	A	B	英语、匈牙利语
(五)	7	A	B	B	B	日语、格鲁吉亚语
(六)	4	A	B	A	B	马拉亚拉姆语、卢旺达语
其他	6	略				

^③ 表 1 中每一行的相同字母表示使用相同形式。65 种语言的详细信息请见附录。

表1 语言中反身强化相关功能的分布区分为六种主要的类型。这六种类型中,反身领属和前三类均无关的类型是第二类“ AABC”和第四类“ AAAB”。这两类一共有 20 种语言,其中 11 种语言均来自欧洲地区。足以见得“反身领属”和反身、强化形式无关是欧洲地区的语言现象。除了这 20 种语言和“其他”之外,剩下的类型共 39 种语言,均体现了反身领属和反身或强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例(2)的爱尔兰盖尔语已经举例说明了第三类,下面再具体举例说明其他几种类型。

第一类中,反身形式和其他三种形式不同,例如西格陵兰语中就是如此。如下例所示,例 a、b、d 依次为饰名强化、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反身领属的例子,三者形式均为“*nammineq*”。(3c)中反身形式为“*immi-*”,与另外三者不同。

(3) 西格陵兰语 (Gast *et al.* 2007)

- a. *ittutta nammineq tikilluaqq-niar-paatigut*
院长 Adn. INT 欢迎 - 未来时 - 他
“院长会自己来欢迎我们。” (饰名强化)
- b. *nammineq allagarsia-kka ammaar-tar-pakka*
AO. INT 信 - 我的 打开 - 习惯体 - 我
“我总是自己打开我的信。” (施动者指向型强化)
- c. *immi-nut tuqup-puq*
REFL - 所有 杀 - 他
“他杀了自己。” (反身形式)
- d. *nammineq meeqa-tit*
REFL. POSS 小孩 - 你的
“这是你自己的小孩吗?” (反身领属)

第二种类型中,两种强化形式是同形的,而反身词、反身领属的形式不同。例如,西班牙语的饰名强化和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均以“*mismo*”为词根变化形成,反身形式为“*se*”,反身领属形式为“*proprio*”。如下例所示:

(4) 西班牙语 (Gast *et al.* 2007)

- a. *este niño es el mismísimo diabolo*
这 小孩 是 ART Adn. INT 魔鬼
“这个小孩是魔鬼自己。” (饰名强化)
- b. *lo comprobé yo mismo*
它 检查 我 AO. INT
“我自己来检查它。” (施动者指向型强化)
- c. *Juan se detesta*
胡安 REFL 恨
“胡安恨自己。” (反身形式)
- d. *tiene chofer propio*
他有 司机 REFL. POSS
“他有自己的司机。” (反身领属)

第四种类型以英语为代表,此处不再举例说明。第五种类型中,饰名强化与另外三种形式不同。例如日语中使用“*jishin*”做饰名强化词,另外三种功能都使用“*jibun*”这一形式。又如,在图康伯西语中,饰名强化的形式为“*ala?a*”,如下例 a 所示;另外三种功能的形式为“*karama*”,如下例 b-d 所示。

(5) 图康伯西语 (Donohue 1999:417)

- a. *te beka alaʔa na i-laha-su*
非主格 猫 自己 主格 宾语标记-找-我
“我找的就是这只猫(本身)。” (饰名强化)
- b. *karama-su ku-laha-ʔe na beka-no*
自己-我 我-找-宾语 主格 猫-3SG
“我自己找这只猫。” (施动者指向型强化)
- c. *ku-ʔita te karama-su*
我-看见 非主格 自己-我
“我看见了自已。” (反身)
- d. *te atu te kondi karama-su*
非主格 那 非主格 水壶 自己-我
“那是我自已的水壶。” (反身领属)

第六种类型的语言为: 马拉雅拉姆语 (Malayalam)、卢旺达语 (Kinyarwanda)、阿姆哈拉语 (Amharic)、古吉拉特语 (Gujarati)。下面举马拉雅拉姆语的例子, 其中, a 和 c 分别为饰名强化词和反身词, 均为同一词根的不同形式变化; b 和 d 分别为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和反身领属, 也是同一词根的不同词形变化。

(6) 马拉雅拉姆语 (Asher & Kumari 1997:162-163)

- a. *ṅaanee ceytaal praṅnam tīrum*
Adn. INT 做 问题 最后
“如果我自己做的话, 这个问题能解决。” (饰名强化)
- b. *aval svaymn bhak ṣṛṅam paakam-ceytu*
她 A. O. INT 食物 烹调-过去时
“她以前自已做饭。” (施动者指向型强化)
- c. *nii ninne tanne naṣippiccu*
你 你-宾格 REFL 毁灭-过去
“你毁了你自己。” (反身)
- d. *avan svantam talayil aṭiccu*
他 REFL. POSS 头 打
“他打了自已的头。” (反身领属)

从以上的主要语言类型和具体语言例证中可以归纳出以下跨语言共性:

反身领属形式跨语言共性: 在一种语言中, 如果反身领属形式与反身形式相同, 则反身领属形式也倾向于与强化形式 (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和/或饰名型强化) 相同。

需要说明的是, 此处所说的“形式相同”, 在各形式没有词形变化的语言中表现为完全相同的形式; 在有格等方面形态变化的语言中表现为使用相同的词根。

下文笔者将使用语义地图模型分析反身强化类型, 进一步证明这一跨语言共性, 并尝试更深入探讨四种功能类型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 还需要说明表 1 中的“其他”类型的六种语言。这六种语言为科尔雅其尼语、梅兹基塔尔奥托米语、密斯泰克语 (Mixtec)、纳瓦特尔语、巴斯克语和罗马尼亚语。其中, 纳瓦特尔语、科尔雅其尼语和罗马尼亚语使用完全不同的四种形式来表达四种不同的功能; 密斯泰克语中“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和另外三者形式不同; 巴斯克语较为特殊, 使用反身

和强化形式结合起来表达反身领属;梅兹基塔尔奥托米语中没有饰名强化形式,另外三种功能的形式相同。这些“其他”类型和主要类型均在下文的语义地图中有所体现。

3. 反身领属与反身、强化的语义地图

语义地图模型是语言类型学家为了描绘跨语言研究中多个功能的相互关系而设计的一种研究方法。不同语言功能之间的关联可以绘制成语义地图,而语义地图代表了“概念空间”。所谓“概念空间”,可以看作是“人类用于交流的普遍的概念性知识结构”,是“人类共同的认知遗产”,是“人类心智的地理学”(Croft 2002:138-139)。

语义地图的最基本假设是“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任何语言范畴和/或结构范畴都应该映射到概念空间中的一个连续的区域(Croft 2001:96)。语义地图的绘制都是在这个假说的基础之上展开的。

经典语义地图用连线连接相关的语义(例如 Haspelmath 2003,见下图 1),其优势在于,可以使用箭头来清晰标明语义之间的历时关系,但由于这种方式很难用于处理大规模的语言数据,后来许多学者尝试使用新的方式绘制语义地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Croft & Poole(2008)提出的多维尺度(MDS)分析法和 Cysouw(2007a)对传统手绘语义地图的改进。多维尺度分析法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用于处理大规模数据,但不如经典语义地图直观,也失去了使用箭头来表现历时关系的功能。Cysouw(2007a)的改进版语义地图的贡献在于,提出使用连线粗细来表现不同功能之间连接关系的紧密程度。无论使用何种分析方式,都体现了语言学家对结构功能的跨语言分布的独到见解,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选用不同的语义地图。

强化反身→完全反身→饰身/身体动作→反致使→潜在被动→被动

图 1 反身及中动功能的语义地图(Haspelmath 2003:235)

表 2 反身强化各功能类型的跨语言表现

饰名强化	施动指向型强化	反身	反身领属	出现次数
0	0	0	1	27
0	0	1	0	37
0	0	1	1	1
0	1	0	0	4
0	1	0	1	4
0	1	1	0	1
0	1	1	1	7
1	0	0	0	9
1	0	1	0	2
1	0	1	1	1
1	1	0	0	21
1	1	0	1	14
1	1	1	0	7
1	1	1	1	13

国内学界也不乏语义地图理论的相关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郭锐(2012, 2015)和陈振宇、陈振宁(2015)的研究。陈振宇、陈振宁(2015)设计了一套新的用于语义地图计算的程序,分为“完全加权”“完全关联”“赢家通吃”“赢多输少”四种运算方式。该文中对几种运算方式有具体的介绍,此处不赘述。其中,“完全关联”的算法实为郭锐(2012, 2015)的扩展,即使用同样的运算方式,却额外运用连线粗细来模拟功能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本文尝试细分“强化反身”内部的复杂功能,采用陈振宇、陈振宁(2015)的算法来绘制与反身强化相关的语义地图。本文所有计算都是通过“永新语言学”网站上的“数据计算”完成。下面简要介绍本文数据的构成及计算方法。笔者以各语言中的形式为基准,根据每个形式的功能来标注不同数字。例如,如果该语言中的形式 A 有某一种功能,则标注为“1”;如果没有,则标注为“0”。如此,就得到了横轴为语义类型、竖轴为语言形式的原始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并计算出各类功能类型出现的次数,就可以得到可用于制作语义图的数据,如上页表 2 所示。接下来,再使用“永新语言学”的计算模型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在四种算法中,控制度最高的是“赢多输少”算法,计算出的语义地图如图 2 所示,各功能之间的条件概率表如表 3 所示,数字取小数点后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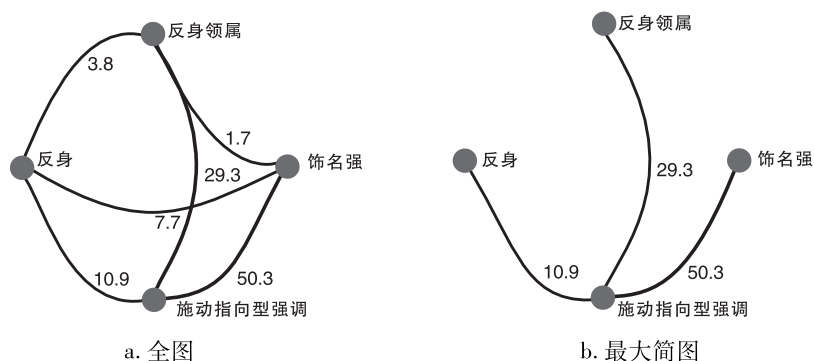


图 2 反身强化各功能类型语义地图

表 3 各功能条件概率表

饰名强化	施动指向型强化	0.843	施动指向型强化	饰名强化	0.556
饰名强化	反身	0.129	反身	饰名强化	0.345
饰名强化	反身领属	0.028	反身领属	饰名强化	0.048
施动指向型强化	反身	0.121	反身	施动指向型强化	0.488
施动指向型强化	反身领属	0.324	反身领属	施动指向型强化	0.844
反身	反身领属	0.168	反身领属	反身	0.108

以上条件概率表显示,如果一种形式是反身领属,则它同时可以用作“施动指向型强化”的概率为 84.4%;用作饰名强化的形式同时用作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形式的概率为 84.3%。反身形式用作反身领属、饰名强化和施动者指向型强化三类功能的概率分别为 16.8%、34.5%和 48.8%。反身领属用作反身形式的概率也是很低的,为 10.8%。这说明反身形式同时用作反身领属的概率是比较低的,而施动者指向型和反身领属的相关度更高。

图 2 是根据世界范围内 65 种语言中反身和强化形式的功能分布制作出的语义地图,分为“全图”和“最大简图”两部分。最大简图显示了全图中的主要信息,并且去掉了小于 10 的那些噪线,实为“降噪”的过程。最大简图很清晰显示了反身、反身领属和饰名强化三种功能类型都汇聚到施

动者指向型强化这一类型上的趋势。

以上语义地图和条件概率表都显示了反身领属和施动者指向型强化的关联度比和反身形式的关联度高,体现了笔者在前文中提出的“反身领属共性”。

世界区域内总体的倾向性并不等于不同地区的倾向性,因此有必要分区域绘制语义地图。笔者将语言样本大致分为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大洋洲五个区域,并分别用“赢多输少”的算法计算出该区域的语义地图,各地区的“最大简图”如图3-图7所示。

欧洲语言的数据一共有20种语言,与反身强化相关的形式有47个,语义图如图3所示。其中,反身领属和另外几种功能的联系都不是很紧密,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欧洲的印欧语系语言中,倾向于使用一个与反身强化形式不相关的形容词来表达反身领属的意义,例如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均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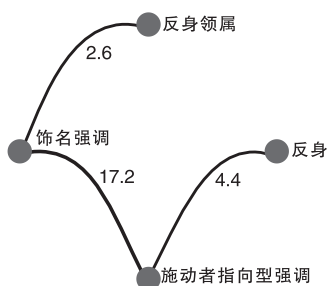


图3 欧洲反身强化语义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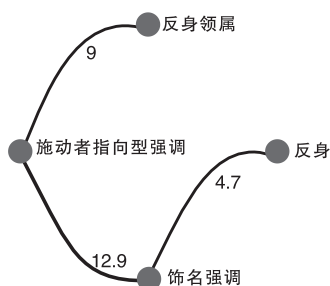


图4 非洲反身强化语义地图

非洲地区笔者选取了17种语言,一共有37个不同的形式变体。这一区域的语义地图如图4所示,在非洲地区,反身领属与“施动者指向型”的强化形式关联十分紧密,从连线粗细可以清楚看到,二者的关联度接近于饰名强化和施动者指向型强化的关联度。而反身领属与反身形式几乎无关。

美洲地区共选取了12种语言,与反身强化相关的形式共计24个。这一区域的语义地图略有不同。从图5可以看出,反身和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均与反身领属有联系,但是施动者指向型强化与反身领属的关系比反身与反身领属的关系更强,这一点在连线粗细和连线数字上均有体现。

亚洲地区共选取了10种语言,共计19个不同的语言形式。其语义地图如图6所示。在这一地区,反身领属和施动者指向型强化的关系最密切。此外,其他的功能也都汇聚到施动者指向型强化这一功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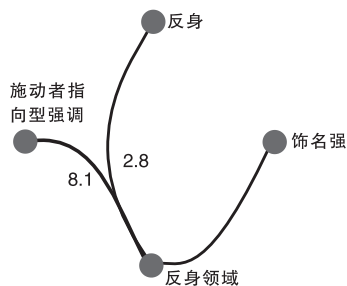


图5 美洲反身强化语义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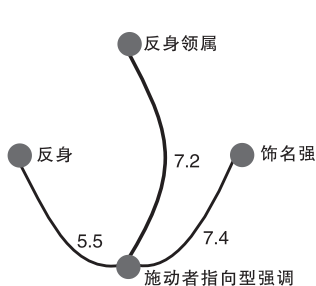


图6 亚洲反身强化语义地图

大洋洲地区仅选取了6种语言,是样本比较少的地区,共计14个不同的形式。这一地区的语义地图如下页图7所示。尽管这一地区语言样本有限,从图7也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趋势:反身领属和施动者指向型强化的联系较为紧密,而与反身形式之间的相关度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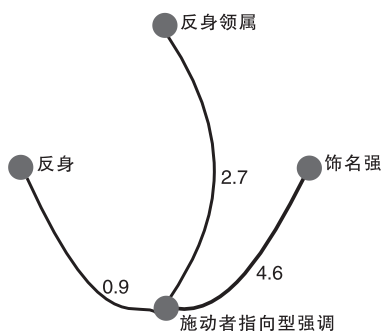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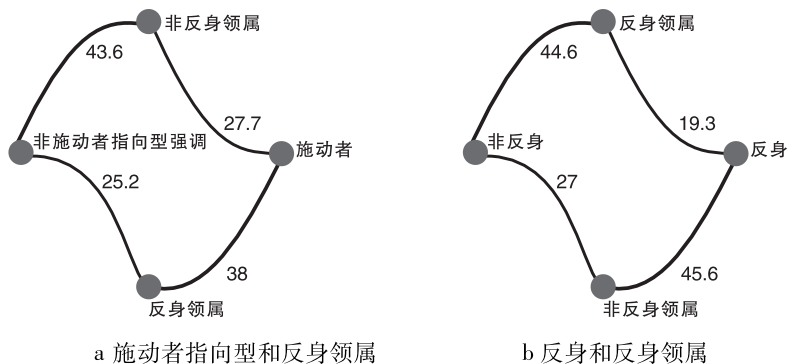


图7 大洋洲反身强化语义地图

如果单独绘制“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和“反身领属”、“反身”和“反身领属”的语义地图,关联性就没有那么强了。虽然关联性没有总图那么强,但二者仍旧显现出较为显著的关系。图8a是“施动者指向型”和“反身领属”的语义地图;图8b是“反身”和“反身领属”的语义地图。

从图8a中可以看到,“施动者指向型”和“反身领属”的关联性为38;“非施动者指向型”和“非反身领属”的关联性为43.6;另外两个关系之间的关联较低,分别为27.7和25.2。这可以说明“施动者指向型”和“反身领属”的关联是比较高的。此外,反身领属形式同时也是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形式的概率为60%。这也说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从图8b可以看出,“反身领属”与“非反身”形式的关联性为44.6;“反身”与“非反身领属”的关联性为45.6;“反身领属”与“反身”的关联性最弱,为19.3;“非反身领属”与“非反身”的关联也较弱,为27。这些数据说明,“反身形式”与“反身领属形式”倾向于不同形。此外,条件概率表显示,“反身形式”和“非反身领属”之间有70.3%的可能有蕴含关系。



a 施动者指向型和反身领属

b 反身和反身领属

图8 两项关系的语义地图

以上是关于世界语言中与反身、强化、反身领属相关的一些分析。下面再简要谈一下汉语方言中的情况。大部分汉语方言中都有一个相当于汉语普通话“自己”的成分,可以用于四种功能。例如苏州话中的“自家”就既可以用于四种功能:

(7) 苏州话

- a. 俚敲仔自家一记。○他敲了自己一下。(反身)
- b. 小敏欢喜白相自家个玩具。○小敏喜欢玩自己的玩具。(反身领属)
- c. 俚个女朋友自家想到东京白相。○他的女朋友自己想去东京玩。(施动者指向型)
- d. 市长自家要到四中来演讲。○市长自己要来四中演讲。(饰名)

山东潍坊方言中的“自个”、河北盐山话中的“个儿人”、梅县客家话中的“自家”等,情况均与苏州话类似。据笔者调查,表现较为特殊的方言有两种:成都话和绍兴话。下面分别说明。

成都话中有两个常用的反身代词:“自己”和“各人”。二者的使用范围有差异。如果是用作宾语和主语同指的“反身代词”,则只能使用“自己”,而不能使用“各人”;如果是用作施动者指向型或者反身领属,则既可以使用“自己”,又可以使用“各人”。饰名强化的情况通常使用“自己”。成都话中“各人”仅能用于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和反身领属的情况,符合前文的假设。

(8) 成都话

- a. 小明打了自己一下。(反身,不能使用“各人”)
- b. 他各人/自己要长沙开会。(施动者指向型)
- c. 美国总统自己啞,去听讲座了。(饰名)
- d. 敏敏喜欢耍各人/自己的玩具。(反身领属)

在绍兴话中,如果是反身领属,既可以使用“自”,也可以使用“渠自”;如果是用于反身,则只能使用“渠自”,不能使用“自”;如果是用于强化,则一般使用“自”。

(9) 绍兴话中反身词的分布:

- a. 反身:渠自,*自
- b. 强化:自
- c. 反身领属:渠自/自

本节的语义地图说明,除了欧洲地区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都呈现出反身领属与“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形式”之间的紧密关系。换言之,语言常使用相同的形式来表达这两种不同功能。虽然欧洲地区大部分语言使用与反身、强化无关的形式来表达反身领属,但图1仍然反映出比较弱的反身领属与饰名强化之间的关联性。这些语义地图的结果都支持笔者在第二节中提出的有关反身领属的共性假设。这条共性显示,反身领属与“强化”的关联性比它与“反身”形式的关联性更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在下一节,笔者尝试从功能的特性,以及言语交际准则等方面来探求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因。

4. 动因分析

前文使用语义地图分析了世界语言中与反身、强化、反身领属相关的四种功能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这些逻辑上独立、句法分布相异的成分却在形式上有这样的关联呢?为什么世界语言中形成了不同类别的编码模式?为什么存在反身领属跨语言共性?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更细致地考察各种功能。

根据反身、强化和反身领属所涉及的语义,笔者总结了以下四个相关的区别特征:

(10) 各功能的区别特征

- a. 自返性:动作返及自身,动作的发出者和承受者为同一个人;
- b. 凸显识别性:从背景中识别并凸显出某个特指或泛指的对象,使之和背景中的任何一个可能的选项形成对照;
- c. 施动指向性:指向动作的发出者;
- d. 事件相关性:与事件相关,在事件或预设中占据某种特定的语义角色,例如受益者等。

将这些区别特征用来分析反身、饰名强化、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反身领属四种功能,则如下页表4所示:

表4 各功能特征分布表

	自返性	事件相关性	凸显识别	施动指向性
反身	+	+	-	+
反身领属	-	-	+	-
饰名强化	-	+	+	-
施动者指向型强化	+	+	+	+

除了这些区别特征之外,各功能还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同指性和排他性。这两个相同特征其实是同一特征的两面。所谓“同指性”,顾名思义,相关成分与主语同指。而为“同指”这一意义专门编码,自然就造成了“排他”意义。如果确定了“同指”,就自然排除了其他可能。反身和其他三种功能都具有“排他性”,区别仅在于,反身没有强化“排他性”,不具备“凸显识别”的功能。

下面具体说明这些特征在不同功能中的表现。

反身词具有自反性,是指反身词表示动作反作用于自身。使用反身词时,句子的施事和受事同指,动作的发出者和承受者的指称相同。“与事件相关”指的是反身词的指称会受到事件的影响。例如,在“他打了自己”中,“自己”因为被打了而受损。反身用法不具备“凸显识别”的特征,在一般的反身用法中,反身词所指代的个体未必有与之相对的背景。反身用法在预设中有“施动指向性”,较为隐晦,体现为反身词预设了这个指称同时也是“施动者”。

饰名强化仅具备“凸显识别”这一特征,其他三项特征均与之无关。典型的饰名强化形式的作用在于识别与之并置的那个名词或者代词的指称,并且排除其他可能性。由于饰名强化形式与名词或代词并置,其句法位置决定了它不具备“自反性”。饰名强化词与句中的主要论元同指,在句子所涉及的事件中承担一定的论元角色,因此具有事件相关性。

施动者指向型强化,也被称作“副词排除式强化”,其主要特征是识别出某个指称,并且排除其他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它与饰名强化没有区别,正因如此二者在很多语言中常同形。施动者指向型强化与饰名强化的区分在于前者凸显了“施动者”这一角色。施动者指向型强化的“事件相关性”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事件中它作为施动者出现,并且受到事件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即便其施动者的预设被取消,它与事件的相关性却无法取消,通常表现为事件的受益者或者事件发生的原因。例如:

(11)a. 他准备自己去取快递。

b. 他准备让室友去取快递。

在(11a)中,“自己”一方面凸显了“取快递”这个动作的施动者,另一方面也排除了其他可能的人选(例如室友)。(11b)可以看作是(11a)所排除的一种可能的情境,在其中,“自己”的施动者角色虽然被取消,但依然与事件相关。(11b)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是将“自己”看作受益者,那么可以看作因为室友帮他取了快递,他得到了好处;另一种解读是将“自己”解读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有这种需要,所以室友才去取快递的。

反身领属最明显的特征也是“凸显识别”,排除其他可能的领有者,宣称对某物的所有权。反身领属语一般作为领属结构内部的领有者出现,不是动词的论元,因此不具备事件相关性、施动者指向性、自返性等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饰名强化、反身、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反身领属在细节上有区别,因此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使用不同形式的可能。但同时,从这些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功能在某一个特征上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能导致了某一种语言类型的形成。例如,“凸显识别”这一区别特征

在各功能中的分布说明了第一种类型(AABA)的成因,仅“反身”形式不具备“凸显识别”这一特征,因此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又如,“事件相关性”可以用于说明第四种语言类型(AAAB)的成因,反身、饰名强化、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均与事件相关,而反身领属语和事件不相关,因此采用了不同的形式。这四项区别特征可以看作影响语言中反身强化相关编码的四项动因。在不同的语言中,起主要作用的动因不同,从而导致了不同语言中各异的编码模式类型。

汉语属于第三种类型(AAAA),使用相同的形式来表达四种功能。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四种功能具有两大共同的特征:同指性和排他性。这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方面塑造了第三种类型的编码模式,另一方面,也是四种功能类型联系的根源。

以上相同特征和区别特征也可以用来解释反身领属与强化相关这一跨语言共性。从表4中可以看出,反身和反身领属的四项特征恰好相反;但是,反身领属和饰名强化、施动者指向型强化都具有相同之处。正因如此,反身领属与强化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反身领属跨语言共性的动因,也可以从语用的角度去寻求答案。Levinson(1991:144)认为,反身代词经历了三个阶段:1)无特殊编码,使用普通人称代词来指称;2)出现有特殊编码的反身代词,并与人称代词竞争;3)完全用反身代词来表达反身意义,普通人称代词丧失反身用法。程工(1994)引介并批判了Levinson(1991)的分析。这一分析诚然不符合很多语言的实际情况,在许多语言中,反身代词并未真的取代普通人称代词。例如在汉语中,普通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均可用于反身。且不论反身代词的历史发展,Levinson(1991)的分析中的所用到的新格赖斯主义的语言交际准则可以解释反身领属所表现出的共性倾向。

以Levinson(1991)为代表的新格赖斯主义认为,语言交际需要遵循一系列的准则,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准则是“信息准则”和“方式准则”。“信息准则”要求语言使用者为达交流目的仅提供交流所需最小量的信息;“方式准则”要求语言使用者不要无故使用冗长、隐晦或是有标记的信息(参见胡建华、潘海华2002:51)。笔者认为,这两个交际准则促成了反身领属共性。

反身形式通常是在宾语位置,在语义上为受事。一般情况下,动作的发出者和承受者不会是同一个主体。信息准则和方式准则都要求宾语位置使用特殊的反身形式进行编码。一方面,信息准则要求提供足量的信息,而如果仅使用人称代词,则容易引起歧义和信息不足量的问题;另一方面,方式准则要求不要无故使用有标记的信息,由于宾语位置的同指成分是为了辨别歧义而使用有标记的信息的,符合方式准则的要求。

相对而言,反身领属形式通常处于宾语领属语的位置,处于这一句法位置的成分与主语同指的情况就比较多。叙述和主语所指相关的主题的所有物,是一种常见的联想叙述模式,符合语言使用者的联想习惯,一般不会引发歧义。在方式准则的作用下,语言使用者可以为了特定的目的使用有标记、隐晦或冗长的形式。例如,语言使用者为了强化和凸显的目的,可以使用一个有标记的形式来编码反身领属。由于“强化凸显”也是语言使用者想传达的信息的一部分,这也是遵循信息准则的体现。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反身领属”产生特殊形式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和某个成分同指,而是为了强化和凸显与其同指的成分对某物的所有权。正因为“凸显”功能才是使用有标记的“反身领属形式”的根本原因,所以反身领属和其他强化形式的关系比它和“反身”的关系更紧密。

5. 结语

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使用语义地图模型,对65种世界语言中的饰名强化、施动者指向型强化、反身、反身领属四种功能类型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以下结论:

反身领属形式具有以下跨语言共性:如果一种语言中反身形式和强化形式不同,且反身领属形式

与反身或强化形式相同,那么在该语言中反身领属形式倾向于和强化形式同形。这条共性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个动因是反身领属与两种强化形式的共同特征多于它与反身形式的共同特征;第二个动因是由于信息准则和方式准则的作用,这些语用准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语言经济性的作用。

从世界范围看,按照与反身强化相关的这四种功能的跨语言编码模型可以将语言分为六种主要的类型,其中部分类型可以通过各功能的特征分析中得到解释。

语义地图显示,反身强化范畴内四种功能类型的核心是施动者指向型强化,这体现了反身强化范畴的核心功能是强化,这种强化功能具体表现为“凸显识别”某个指称。此外,不同地区的语义地图也说明,“反身领属形式与反身强化无关”是欧洲地区的区域特征,不具有普遍性。

文中语法缩略语:

- Adn——饰名(adnominal)
- AO——施动者指向型(actor-oriented)
- ART——冠词(article)
- COP——系动词(copula)
- INT——强化词(Intensifier)
- REFL——反身词(reflexive)
- REFL. POSS——反身领属(reflexive possessive)

附录 65 种世界语言反身强化功能的类型

类型	语言
(一)	印度尼西亚廖内语(Riau),毛利语,索宁凯语(Soninke),斯瓦西里语,班巴拉语(Bambara),林加拉语(Lingala),奥罗莫语(Oromo),紫阿罗语(Zialo),古典纳瓦特尔语,索克语(Zoque),马里科帕语(Maricopa),西格陵兰语,佐齐尔语(Tzotzil),科曼奇语(Comanche),阿伯卡茨语(Abkhaz) 马耳他语,立陶宛语
(二)	宛巴亚语(Wambaya),比林那拉语(Bilinarra),柏多科语(Podoko),邵纳语(Shona),富拉尼语(Fulani),卢戈巴语(Logba),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希腊语,加泰罗尼亚语,斯洛伐克语,意地绪语(Yiddish)
(三)	恩朱卡语(Ndyuka),阿拉伯语,豪萨语,拉帕努伊语(Rapanui),爱尔兰盖尔语,土耳其语,莱兹金语(Lezgian),旁遮普语(Punjabi),孟加拉语,广东话,汉语普通话
(四)	南非荷兰语(Afrikaans),英语,匈牙利语,芬兰语,瑞典语,印地语,泰卢固语(Telugu)
(五)	图康伯西语(Tukang Besi),他加禄语(Tagalog),日语,塔拉斯堪语(Tarascan),托托纳克语(Totonac),格鲁吉亚语,克什米尔语(Kashimiri)
(六)	卢旺达语(Kinyarwanda),阿姆哈拉语(Amharic),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古吉拉特语(Gujarati)
其他	科尔雅其尼语(Koyra Chiini),梅兹基塔尔奥托米语(Mezquital Otomi),米斯泰克语(Mixtec),纳瓦特尔语(Nahuatl),巴斯克语,罗马尼亚语

参考文献:

- [1] Asher, R. E. & T. C. Kumari. *Malayalam* [M]. London: Routledge, 1997.
- [2] Borg, Albert & Maarie Azzopardi-Alexander. *Maltese* [M]. London: Routledge, 1997.
- [3] Croft, William.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 Cysouw, Michael Alexander. Building semantic maps: the case of person marking [C] // Miestamo, Matti & Bernhard Wälchli. *New Challenges in Typology: Broadening the Horizons and Redefining the Foundations*. Berlin: Mouton, 2007. 225 - 248.

- [5] Donohue, Mark. *A Grammar of Tukang Besi*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 [6] Faltz, Leonard. Reflexivization: A study in universal syntax [D]. Berkeley, 1977.
- [7] Gast, Volker, Daniel Hole, Ekkehard König, Peter Siemund & Stephen Töpfer. Typological database of intensifiers and reflexives[OL]. 2007. [http:// www. tdir. org.](http://www.tdir.org/) [2017 -03 -01]
- [8] Gast, Volker & P. Siemund.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ntensifiers and reflexives[J]. *Linguistics*, 2006, 44(2): 343 -381.
- [9] Haspelmath, Martin.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C] // Tomasello, Michael.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s: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Vol 2*. Mahwah, NJ: Erlbaum, 2003. 211 -242.
- [10] Haspelmath, Martin. A Frequentist Explanation of Some Universals of Reflexive Marking[J]. *Linguistic Discovery*, 2008, 6 (1): 40 -63.
- [11] Haspelmath, Martin. Comparative concepts and descriptive categories in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J]. *Language*, 2010, (3): 663 -687.
- [12] König, Ekkehard & Volker Gast. Focused assertion of identity: A typology of intensifiers [J]. *Linguistic Typology*, 2006, 10(2): 223 -276.
- [13] König, Ekkehard & Peter Siedmund. Intensifiers and reflexiv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C] // Frajzingier, Zygmunt & Traci S. Curl. *Reflexives: Forms and Fun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41 -74.
- [14] König, Ekkehard & Peter Siemund (with Stephan Töpfer). Intensifiers and reflexive pronouns [C] // Dryer, Matthew S. & Martin Haspelmath.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4 -197.
- [15] Levinson, Stephen C. Pragmatic reduction of the Binding Conditions revisited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91, (1): 107 -161.
- [16] Lyutikova, E. Reflexives and emphasis in Tsaxur [C] // Frajzingier, Zygmunt & Traci S. Curl. *Reflexives: Forms and Fun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227 -256.
- [17] Nolan, Brian. Reflexive and 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in modern Irish [D]. Dublin: M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lanchardstown, 2001.
- [18] Pica, P. On the nature of the reflexivization cycle [C] // *Proceedings of the North East Linguistic Society*, 1987, 17(2): 483 -500.
- [19] Schladt, Mathias. The typolog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reflexives [C] // Frajzingier, Zygmunt & Traci S. Curl. *Reflexives: Forms and Fun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103 -124.
- [20] 陈振宇, 陈振宁. 通过地图分析揭示语法学中的隐性规律——“加权最少边地图” [J]. *中国语文*, 2015, (5): 428 -438.
- [21] 程工. 从汉语“自己”一词的历时性演变看新格赖斯主义语用照应理论[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4, (6): 10 -22.
- [22] 程工. 汉语“自己”一词的性质[J]. *当代语言学*, 1999, (2): 33 -43.
- [23] 郭锐. 概念空间和语义地图: 语义变异和演变的限制和路径[J]. *对外汉语研究*, 2012, (8): 96 -130.
- [24] 郭锐. 语义地图中概念的最小关联原则和关联度 [C] // *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5.
- [25] 胡建华, 潘海华. NP 显著性的计算与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指称 [J]. *当代语言学*, 2002, (1): 46 -60.

收稿日期: 2017 -03 -22

作者简介: 叶婧婷(1989 -), 女, 贵州遵义人, 博士。研究方向: 语言类型学研究。